



净藏禅师塔

王学宾

净藏禅师塔位于嵩山会善寺西,始建于唐天宝五年(746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八角形塔,也是唐塔仿木结构建筑最逼真的范例。净藏禅师塔坐北朝南,高10.34米,基座高2.63米,除塔刹为石雕刻,全由青砖垒砌。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构成,平面作等边八角形,须弥座为唐塔原制,座的上方由两层平砖叠砌而成。

塔基腰各面均砌出横长门3个,基座上为仿木结构形制的八角形塔身。塔身南面辟圆券门,左右为直棂窗。在塔身的东、西两面雕饰有整齐门钉的假板门,其上砌出仿木结构的阑额,额上雕出人字形斗。塔身的其余四面,均雕出破子栱假窗。此塔的斗栱只在天龙山北齐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与其他绘画中出现过,实物则属罕见。

早在20世纪30年代,古建筑权威专家梁思成说:“净藏禅师塔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仿木结构建筑。”梁思成和刘敦桢还指出:“唐代砖石结构的墓塔中,采用木结构式样最多的,只有净藏禅师塔一处,盛唐木结构建筑的式样,可由此推测一部分,但单就平面采用八角形一点而言,在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资料里没有比它更重要、年代更古的了。”净藏禅师塔结构的特殊性由此可见。

塔身背面嵌青石塔铭一方,塔铭刻“嵩山会善寺故大德净藏禅师塔铭并序”,铭文计22行,计475字,其内容记述了净藏禅师的生平事迹。

净藏禅师19岁出家,后至嵩岳,遇道安大师。道安去世后,他又到广东韶州寻找慧能,礼慧能为师咨玄问道,终于得到了慧能的印可,又北归嵩山。

净藏禅师住持会善寺30年,在北宗禅法大行其道的嵩洛地区独树一帜。

《雕龙刻凤》

侯清香

谢斌原本只是一个古玩街上的小贩,会一手还算不错的雕刻手艺,一次机缘巧合,修得高超雕刻神技,从此成为惹人瞩目的雕刻名家。

在古玩这个暴利而又充满神秘气息的行业,陷阱和诱惑众多,突如其来奇遇,让谢斌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谢斌的崛起,各式各样的人出现在了的身边,从清纯可爱的房东女儿到阳光明媚的富二代,从失意落魄的女模特到精明强悍的女强人,从世家小姐到局长千金,是艳福还是麻烦?面对众多纷扰,谢斌又当如何自处?

小说以木雕为主线,以木雕人谢斌的技能、提高以及各种境遇为主要内容,塑造了一个凭借手上雕刻技艺从草根小摊贩成长为木雕雕刻大家的主人公形象。奋斗是贴近现实的,成功也是可以借鉴的,具有一定的积极现实意义。

秋水文章不染尘

齐人

我在大学教书,印象最深的是教学楼里挂着一幅“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楹联,字体遒劲,寓意深远。每从这里经过,我都要驻足片刻,细细品味,有时还念念有词,顿觉心旷神怡,清气充盈。

特别是“秋水文章不染尘”一句,我更是喜欢,每看都心有所动,若有所思,就像一缕春风拂过脸庞,一泓清泉流进心田。这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的自题名联,意境脱俗,韵味潇洒飘逸,内可以律己,做正人君子,外可以劝人,写清新文章,堪称书法绝品。文如其人,邓石如就是一个清高洁净的人物,他一生特立独行,不媚俗世,旷达平和,不慕富贵,其好友、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曾给他写过这样一副对联:“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把秋水与文章连在一起,别具新意,独出心裁,实为难得妙喻。不同于春水的浩浩荡荡,夏水的汪洋恣肆,冬水的枯干浑浊,秋水是娟静澄明的,来到秋天的湖边,波浪不兴,清澈见底,万籁俱寂,间有飞鸟掠过,水中留下倒影,游人都不忍心打破湖水的静谧。倘若文章写到这个份上,清新典雅,宠辱不惊,文辞笔墨如秋水一般清澈

明净,不沾染半点世俗尘埃,才真正称得上秋水文章。

写秋水文章,须心无旁骛,不受羁绊,直抒胸臆,我手写我心。倘若边写文章边想稿费奖金,边动笔墨边思仕途财路,文句必然浊气逼人,辞章肯定俗不可耐。《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清新脱俗,鄙视科举仕途,诗词也清静如水,一尘不染,颇得宝玉青睐,被引为知己。民国女作家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没有头巾气,远离烟火味;冰心的《寄小读者》,清纯质朴,情真意切,都可进入秋水文章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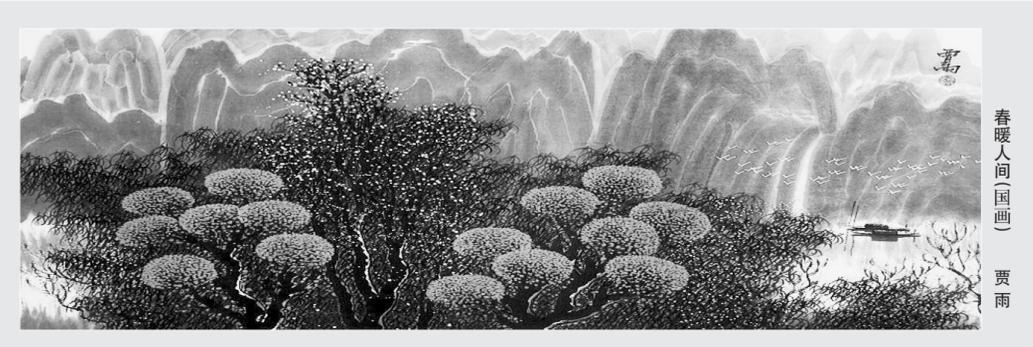
心思太重,城府太深的人写不了秋水文章,只有心地单纯、具有赤子情怀者,方与秋水文章有缘。南唐后主李煜“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固然是他治国理政的短板,但因不谙世事,心思简单反倒成了他写诗的长项。其诗词超凡脱俗,性情真挚,怨而不怒,感人至深,无论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都成了千古流传的名句,他也被后人推崇为秋水文章写得最好的诗人。

秋水文章也是天才作者的“专利”,不是随便谁都能写出来的。李渔的《闲情偶寄》、鲁迅的《故乡》、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朱自清的《背影》、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汪曾祺的《受戒》,看似平和清淡,不疾不徐,其实背后无不积累着丰富的学养,闪耀着天才的光芒。

时下,因为文字太洁净,秋水文章往往换不来银子,渐被“务实”的文人冷落;因为情节太安静,没有大起大落的刺激,“时髦”的读者也不大买账;因为不炫技巧,亦无先锋、后现代一类冠冕,评委们也不欣赏,秋水文章很难进入获奖行列。但无论潮涨潮退,风起风落,也总有人发自内心的喜欢,苦心孤诣地侍弄秋水文章。文学老人杨绛早年的随笔《干校六记》,平心静气,哀而不伤,小说《洗澡》,文笔淡雅细腻,语言诙谐幽默,平静得如同止水,干净得近乎圣洁,都是典型的秋水文章。尤其是《洗澡》,被学者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在百岁高龄的当下,她又推出了《洗澡》的续集,依旧婉约清新,静谧无尘,给人美的艺术享受。

秋水文章,就像翡翠庵里的妙玉,心性高洁,情趣雅致,不趋时,不媚俗,不会大红大紫,但会让你一过就难以忘怀,多读多思,可净化灵魂;长相厮守,可受益终生。



春暖人间(国画) 贾雨

先别把他当坏人

秦德龙

其实,那条影子一跟上她,她就已经察觉了。她快他也快,她慢他也慢,她拐了几个弯儿,也没能甩掉他。

她意识到危险了。半年前,也是在这条街上,也是一个路灯似明似暗的夜晚。一个男人,魔幻般闪到了她面前。“小姐,陪我走走好吗?”男人油嘴滑舌,身上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味。

幸好,这时候,有个骑自行车的汉子过来了。她急中生智,对着汉子喊道:“你怎么才来呀?”汉子听见了她的喊话,下了车子,就朝她这边走过来了。那个浑身散发香气的男人,一转眼就跑掉了。

她对那个汉子说:“吓死我了,谢谢您!”汉子笑了笑,没说什么,骑上车子走了。

今天晚上,她熬夜市逛得太晚了,一从夜市出来,身后就多了一条影子。她知道,这条影子,和半年前那家伙是一丘之貉。她望望四周,几乎不可能出现任何可以帮助她的人。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袭上了她的心头。

她突然冷静下来了。

影子从后面闪到了她的身边。“小姐,借个光,请问,几点啦?”

“你不是带着手表嘛。”她看也不看她,只顾朝前走路。

“啊,我忘了。瞧,十一点一刻了。对不起,能告诉我到石岗大街怎么走吗?”

“你不是已经在石岗大街上走着嘛。”

她仍旧昂着头走路,一眼都不睨他。

影子嘎嘎地笑了起来。“小姐,我逗你玩呢!”影子觉得他的笑声已经强加给她了,更加得寸进尺。“小姐,你一个人走路,不寂寞吗?”

“寂寞什么,天上有月亮,人间有路灯,满世界都是不眠的眼睛!”她这么说着,还是没正眼瞧身边的影子。

“哟,小姐还会作诗呢。你是个文化人吧?”影子又笑了起来。“你教我识字吧,让我当你的学生!”

“我可没有扫盲的义务。”说到这里,她终于扭过头来,打量了一眼影子。“你贫不贫哪?我就不相信你没文化!当然,就你那点文化,估计早就落后于时代了!”

“什么,你敢说我落后?我告诉你,总统套房我都睡过,我想办的事情,绝对能心想事成!”影子得意地说着,脸上露出了坏笑。

“是吗?可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怀疑你到底有没有文化了。我说你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你承认不承认?”她这么说着,居然有一种聊天的感觉了。

“你这不是小瞧我吗,我跟你说了半天话了,我是用嘴吹牛呀?你还真瞧不上我呢,还说我不会写字!”他的口气,嚣张中有几分虚弱。

“你别不服气。你不知道,21世纪的人,不会英语、不会电脑,那就是文盲,那就是没文化!”她的语气,好像是在同熟人争辩。

“嘿,你有理。大小姐,你说的真有理!”影子又笑了起来,笑声却显得十分僵硬。“我说,大黑夜的,小姐一个人走路,真的就不害怕吗?”

“有您护着,我怕什么!”她不亢不卑地说。“我弟弟也像你似的,总是和姐姐油嘴滑舌。喂,你有姐姐吗?你这个调皮的家伙,是不是也经常拿你姐姐开心?”这么说着,她居然笑了起来。

影子听她这么说,就站住了。她也站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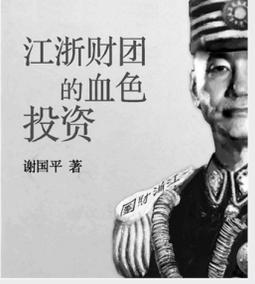
“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我还是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女士。不过,今天晚上,我挺高兴,很高兴认识你,再见啦。BYE BYE!可别认为我不会说英语呀!”

影子说完,身子一闪,消失在夜幕中了。

她拿出手帕,擦去了额头上的冷汗。她想,也许,没把他当成纯粹的坏人,才唤醒了他的廉耻感,才遏制住了他那颗膨胀的坏心。

连载

押宝蒋介石



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 谢国平著

11月28日,上海各界5万余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直鲁军南下、拒绝使用军票、划上海为特别市、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等项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上海处于危机之中。

大动荡中,陈光甫保持着清醒。远眺那个被风沙包围的北京城,那里已经更换了40余次内阁,曾召集过9个不同的国会,执政的军人走马灯似的换了8个。

陈光甫和所有上海滩上的生意人迫切期望建立一个稳定的行商环境。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形势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他们非常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利益的政府。

陈光甫吃够了军阀横行的苦头,他曾愤怒地说道:“地方军政借款,多用威力强迫。本行甚至有被劫掠现款之事。蚌埠、徐州军队每以无线发放伙食费为借口,召集商家开会,迫令银行承借,稍有推诿,即以‘军行将哗变,无法制止’相要挟。”

陈光甫绝不希望他创下的这份事业被野蛮军人毁了,陈光甫也决不会任人宰割。陈光甫心有不甘。此时他狭小的办公室里,还挤着另外三张写字台,其中两张是副经理的,另一张是襄理的。上海银行生意做大后,一间门面店远远不够了,好在陈光甫已经在隔壁买地,准备盖一幢8层的银行大楼。

想到这幢即将建立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建筑风格的大楼,陈光甫心里一丝欣慰,这是他未来的事业。

但是,上海商人们心里都清楚,这位要当百姓父母的孙大帅说这话时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其主力已连被北伐军消灭,何谈保护老百姓。

此时的上海虽然在孙的控制下,但整个市政的管理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你有钱有权,我有钱有铁算盘

在陈光甫紧张而焦虑之时,江浙财团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也同样心事重重。

在上海的外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张嘉璈一直在研究局势。张被誉为“民国第一理财家”,有着深厚理论功底,其晚年定居美国,埋头研究经济理论,写出了扛鼎之作《通货膨胀的曲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该书至今仍仍然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史最权威的著作之一。

1926年,张仅36岁,在中国银行任职12年,时间虽不算太长,但这12年正是中国政局大动

荡的年代。政坛人物走马灯似地上上下下,没有消停过。如今,又有一个人物引起张嘉璈高度关注和重点研究。这个人,他已经是关注了很长时间。此人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曾在上海滩做过股票生意,浙江宁波人。

这人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吗?他会怎样对待上海工商界?这些问题是所有上海商人最关心的。

张嘉璈记得,3年前,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曾用机关枪和大炮对付广州商人。炮火下,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变成瓦砾废墟,而正是这人当时率领黄埔军校的学生兵弹压了造反的广州商人。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设在汉口路3号(后改为汉口路50号),原先是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用房,是一座具有巴洛克风格的4层西式建筑。张嘉璈在办公室内向窗外远眺,便可看到宽阔的黄浦江。江面上悬挂着各色国旗的轮船穿梭争流,码头边货仓迭起,一派繁荣景象。在往常这是一幅令这位银行家心仪的景象,但此刻张嘉璈发现挂着外国旗的军舰比以前多了,军舰上粗大的炮口高高扬起,黑洞洞地对准了浦西!

这景象让人不寒而栗。张嘉璈和陈光甫同为留学生,陈求学美国,张则东渡日本。张嘉璈在官场、商场几经几出,有人说张是“商而优则仕”,但更多人的评价称他为“中国现代银行

之父”。

第一眼张嘉璈的照片,感觉他有几分像日本人。确实,张嘉璈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喜欢穿和服,说日语。他回国后有一段时期热衷于政治活动,也经历过党派斗争、政局动荡。因此,对于天下大事以及政治倾向,他更敏感,也更热心,以至于老资格银行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很不以为然地嘲讽他为“政客”。

1912年1月24日,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上海分行旧址营业。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声称改组中国银行:“是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既可以增长民国之实力,又可因其资金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

可惜这种双赢的设想一直无法落地。或许是因为中国银行在银行界的老大地位,又是官商合办,袁世凯当政后,就将中国银行总

行设在了北京。上海这边的中国银行成了分行。袁氏一缺钱了就想到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经常充当政府账房的角色。袁世凯之后,北京政府各派系都先后打过中国银行的主意,挑选中国银行掌门人时,各政治派系都想插手,导致4年内中国银行更换了9任总裁。

真是铁打的银行,流水的总裁。不过,在中国银行的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却不是那些总裁,而是担任副手的张嘉璈。

这就是张嘉璈了不起的地方。在这个时代,仅有商业智慧和铁算盘似的精明是远远不够的。

那时中国银行的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1/4,发行的纸币占全国的1/3。树大招风,中国银行自然是各派政治势力和军阀眼中的一块肥肉。这位“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做出选择:北伐军将进军江浙,打进上海,中国银行怎么办?



抱朴含真(书法) 崔向前